

Regions of the World
世界境域志

佚名 / 著 王治来 / 译注

Regions of the World
世界境域志

佚名 / 著 王治来 / 译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境域志/佚名著;王治来译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8
ISBN 978-7-5325-5658-8

I. ①世… II. ①佚…②王… III. ①历史地理—世界 IV. ①K9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39694 号

世界境域志

佚 名著 王治来译注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25 插页 5 字数 200,000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300

ISBN 978-7-5325-5658-8

K·1310 定价: 2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世界境域志》与穆斯林地理学

王治来

历来被称为阿拉伯地理学的穆斯林地理学,其作者有许多并非阿拉伯人,其作品也有不是用阿拉伯文写的。如这里要介绍的《世界境域志》,就是由今阿富汗西北一个佚名作者用波斯文写的。

《世界境域志》,从其写作的年代看,可说是属于早期的穆斯林地理学著作。比它更早的穆斯林地理学家有:花刺子弥(中亚花刺子模人)、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波斯人)、苏莱曼(波斯湾商人)、雅库比(或作叶尔孤比)、哲汗尼(中亚萨曼朝宰相)、伊本·法基赫(伊朗哈马丹人)、伊本·鲁斯塔(波斯人)、巴里希(巴里黑人)、库达马、伊斯塔赫里(波斯波里斯人)、马斯欧迪、伊本·豪卡勒诸人。这些都是穆斯林地理学的主要作者。这里主要介绍几位出身于中亚的学者,从中我们就既可了解穆斯林地理学的渊源,也可了解中世纪时他们在阿拉伯学术界的地位。

穆斯林地理学在学术上建基于希腊地理学,具体说,就是在学习、继承托勒密(约90—168)的著作《地理学》的基础上而创建和发展起来的。有趣的是,这部古希腊的地理学著作,到中世纪时期,仅在东方有人研究。在西方,要到15世纪时,才有人知道它。阿拉伯地理学的奠基人花刺子弥(780—850)显然是较早研究托勒密的穆斯林学者之一,因当时托的著作尚未译成阿拉伯文^①。他的祖先虽早年即已迁往底格

① 托勒密的《地理学》一书要到公元9世纪后期才由著名翻译家撒比特(约836—901)译为阿拉伯文。

里斯河地区,但作为信奉祆教的中亚人,其家族受波斯和印度的影响多于受基督教的影响。

花刺子弥(780—850)从事学术活动是在阿拔斯王朝哈里发马蒙在位的时期(813—833)。他撰写了《地形》一书,其中附有一张据说是为哈里发马蒙所绘制的地形图,此图是自有伊斯兰教以后的第一张地图。他的著作中有许多古地名,他就把这些古地名同他那个时期(即伊斯兰时期)的地名联系起来,加以解释。如,他把德国(Germany)称为“斯拉夫人的土地”(land of the Slavs);对于两个“斯基泰地区”(Scythia),他称其中一个为“一般突厥人的土地”(the land of the Turks in general),称另一个为“极东的突厥人或九姓古思人的土地”(land of the Turks of the extreme east or the Toghuzghuz)。在他的书中,Serika 被称为 Sinistan,即中国(China)。这些方面颇类似于中国的历史地理学,最令我们感兴趣。《地形》一书以后成为了较晚各种著作的基础。到近代,C. A. Nallino 曾于 1895 年对其进行研究,1926 年始有该书的印本,使得我们可以读到它。

由此可知,穆斯林地理学是在 8、9 世纪之交(即花刺子弥生活的年代)受希腊、印度、波斯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其中以希腊的影响为主。花刺子弥可说是其奠基人,其影响延续到公元 14 世纪。到 9 世纪末时,伊朗的影响就渐占优势。这时,阿拉伯阿拔斯王朝已建立一百多年,许多希腊、印度和波斯的古典著作已经被翻译成阿拉伯文。由于朝觐制度和国际交往的开展,穆斯林的朝觐者、出使者和商人们经行的范围日益广阔。向东,经陆路和水路到达中国;向南,到了非洲的南端;向北,经中亚和里海到达俄国;向西,到达大西洋沿岸。如在公元 821 年,阿拉伯旅行家塔明姆(Tamim Ibn Bahr al-Muttawi)^①就曾东游到了九姓

① 塔明姆,生平不详,大约是阿拉伯征服中亚的志愿兵。他是最早到过九姓古思地区的阿拉伯人。他的游记有一部分因被雅库特的《地理辞典》所引用而得以保存下来。另外,伊本·阿勒·法基赫的地理著作中也引用了塔明姆的游记,而且比雅库特的引文更全。德国的瓦里迪教授是塔明姆游记的发现者,他保存了其中的一部分。塔明姆的游记,是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古达麦和《世界境域志》所根据的史料。

古思人的地区。他的游记记述了他去蒙古草原回鹘首府喀喇巴尔噶逊的经过。此后,波斯湾西拉夫港的一个商人苏莱曼也曾航行到远东游历,据说到了中国。851年,有人将他的见闻写成游记,流传至今。921年,哈里发穆格台迪尔派伊本·法德兰出使保尔加国。他与商队同行,途经中亚的布哈拉、花刺子模,再向北,渡里海,过乌拉尔河,绕过可萨国,沿伏尔加河左岸,到了保尔加国,也即今俄国地境。其出使报告现保存在雅库特的《地名辞典》中。^① 以上诸多事实说明,穆斯林的足迹可谓遍于天下,这无疑促进了穆斯林地理学的发展。

上述这类游记,与托勒密的地理著作不同,并不涉及天文地理学,只记述见闻,故被称为描述地理学。这种著作后来常以“道里邦国志”作为书题,据纳迪姆在其所著《百科索引》(*Kitab al-Fihrist*)^②中说,头一个用此标题来写作的是马卫集(*Abul Abbas Jafar ibn-Ahmad al-Marwazi*)。作者自称,他的书是应哈里发的要求而写的,但并未完稿,在早期即被人遗忘。故现在人们只知道第一个写成《道里邦国志》的是伊本·胡尔达兹比赫。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211/825—300/912),也是穆斯林地理学的前驱。他是波斯人,世代信奉拜火教(祆教),但他后来改信伊斯兰教。其父在哈里发马蒙时曾任陀拔里斯坦总督,他本人则先任米底(吉巴勒)地方邮政局长,后来又任巴格达邮传部长。他曾为了自己个人的使用而翻译托勒密的地理学著作,但未让其流传。他因担任邮驿长官之便,自然了解哈里发帝国各省和边远地区以至外国的情况,从而有利于他撰写地理著作。据《百科索引》的著录,他的著作有九部之多,其中还有一部历史著作。他的地理著作之著名者就是那部《道里邦国志》,写于272/885—886年。^③ 由于书中只记道路与里程,故马斯欧迪(*Masud*)说他的著作只是供邮差和旅游者使用的导游书。德·胡耶

① 王治来《中亚史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第331页。

② 此书为10世纪末的作品,是一部目录学的著作。

③ 此书现已有中文本,《道里邦国志》,宋颢译注,中华书局,1991年12月出版。

(De Goeje)^①认为,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还是最早提到过九姓古思人的作者。但他的这方面的资料乃是采自塔明姆的游记。

《世界境域志》除了继承上述诸家成果之外,还借鉴了著名中亚学者哲汗尼(Abu Abdullah Muhammad ibn Ahmad Jayhani)。哲汗尼从公元914年担任萨曼王朝宰相,热心学术,保护、支持当时的地理学家,促进了地理学的发展。他不仅注意从文献中收集书面材料,而且注意收集关于国外的口头资料。马克狄西说,他搜集资料的办法是“召集外国入,询问各国的情况”。这很像唐朝宰相贾耽和宋朝的赵汝适,史称“贞元宰相贾耽考方域道里之数最详,从边州入四夷,通译于鸿胪者,莫不毕纪”。^②哲汗尼除了以上述各种方式搜集资料以外,也在相当程度上利用了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著作。他也写了一部《道里邦国志》,但其书已全佚,今不可复得。据说,伊本·豪卡勒、马克狄西等地理学家都曾利用过他的著作。《世界境域志》的作者也不例外。

另一个对穆斯林地理学有重大影响而又是《世界境域志》的先驱人物的,就是出生于今中亚阿富汗马扎里歇里夫(古称巴里黑)地方的巴里希(Abu Zayd Ahmad ibn Sahl al-Balkhi,约235/849—322/934)。他早年去到伊拉克,师从著名的阿拉伯哲学家铿迪(Abu Yusuf Yaqub ibn Ishak al-Kindi),并游历诸国,获得广泛的知识。老年时返回巴里黑,受到萨曼王朝的礼遇和聘用,故同马卫集将军和哲汗尼宰相都有联系。据《百科索引》的著录,他的著作有六十种之多,而地理学的论文尚不在其中。他在高年时写了《诸域图绘》,这是一部附有简志的地图汇编。但他的著作没有流传下来,只靠伊斯塔赫里、伊本·豪卡勒、马克狄西等人的抄本而得窥其一斑。由于他学问渊博、著述等身,故对学术界有重大影响。以他和伊斯塔赫里二人为主,于公元10世纪形成了一

① 德·胡耶,19世纪荷兰学者。他将阿拉伯古典地理学著作汇编起来,成为《*Bibliotheca Geographorum Arabicorum*》(简称BCA)一书,共八卷,于1879—1939年在来登出版,现有1967年影印本。

② 《新唐书·地理志》卷三三下。

个学派,称为巴里希派。此学派的特点是不大注意非伊斯兰地区。他们的文章主要是描绘书中所附的地图。值得注意的是,他第一次把国家的概念作为地理学术语提了出来,这在理论上是对“伊斯兰世界”这个宗教概念的重大突破。

作为巴里希派的另一主要人物伊斯塔赫里(Istakhri),出生于伊朗波斯波里斯地区的伊斯塔赫尔。其所著《省道志》(*Kitab al-Masalik*)一书,约于318—321/930—933年写成,于340—951年印行,附有各个地方的彩色地图。此书对巴里希所建立的地理学体系,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以上讲述的是9世纪以前中亚的地理学家们的成就及其在穆斯林地理学上的地位。《世界境域志》一书当然是在那时中亚的大环境下,继承上述成就而产生的。下面就着重介绍这部过去我国学术界较少研究的地理著作。

《世界境域志》一书是1892年在中亚布哈拉发现的。俄国东方学家图曼斯基(A. G. Toumansky)上尉(后少将),了解到中亚帖木儿后王兀鲁伯曾著有一部题为《四大兀鲁思史》(*Ulus-i Arbaa*)的书,已佚,就托他的一个信奉巴哈伊教的伊朗朋友米尔咱·阿布尔·法兹尔·古勒帕雅干尼(Mirza Abul-Fadl Gulpayagani)乘访问布哈拉之便帮助查找。但他始终没有找到,只是在去布哈拉后不久,于回历1310年赖比儿·尼勒·阿赫鲁月2日/公元1892年10月25日给他写来回信,告诉他说他在布哈拉市集上发现了一捆古书,其中共有四种著作^①。次年,这位朋友就将他发现的这捆古书作为礼物送给了图曼斯基,但提了一个条件,即“为了学术,这书应当编辑出版,不可遗失”。

《世界境域志》就是这捆古书中的一种。它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

① 这四种著作是:1. Muhammad ibn Najib Bakran写的地理论文,题为Jihan-nama;2. 一篇论音乐的短文,作者为Ustadh Ajab al-Zaman bul-Ustadh-Khorasan Muhammad ibn Mahmud ibn Muhammad Nishapur;3. 《世界境域志》(*Hudud al-Alam*);4. 著名的百科全书*Jami al-Ulun*,著者为Fakhr al-din al-Razi(死于606/1209年),抄写的时间适值旭烈兀率领的蒙古军西征,正在消灭阿萨辛派和巴格达的哈里发政权。在这种情况下,抄写者极想把一些重要的图书抄写保存下来,放在自己的图书室。

书呢?经研究,这书的抄本并没有标明作者的姓名,仅在书末由抄写者写明是在回历 656 年(即公元 1258 年)抄写的。因此,关于此书作者的情况,我们几乎毫无所知。但作者在本书第一章序言中,一开头就说:“我们幸福愉快地感谢真主,感谢全能的、永生的、世界的创造者。主是一切困难的解决者。主指引他的仆人。他通过各门学科发展自己。赞颂穆罕默德及所有先知!由于公正的君主、奉信徒领袖哈里发(愿真主保佑他长寿!)之命统治世人的王公的光荣、胜利和兴隆,也由于他当政的时代人民幸运,我们得以在先知(祈主赐福于他!)迁徙后第 372 年开始编写这部地理书。”从这一段话,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一、作者是一个穆斯林;二、作者是阿布勒·哈里斯·穆罕默德·伊本·阿赫默德的臣民,本书是献给这位君主的;三、此书始作于回历 372 年/公元 982 年,即中国宋太宗赵光义太平兴国七年,也即是王延德出使高昌的那一年。《王延德使高昌记》见《新五代史》卷七四所载,《全唐文》卷八五〇录其文。

此书既写于 372/982 年,则作者乃是中亚萨曼王朝时期的人,生活于公元 10 世纪的后期。他的故乡是今阿富汗西北部的胡实健(本书波斯文作 Guzman,阿拉伯文作 Juzjan,兹采用《大唐西域记》的译法),地处谋夫与巴里黑之间。当时萨曼王朝统治的地域很大,不但包括河中,也包括阿姆河以南的呼罗珊地区。所以,作者在该书的第二十三章中说呼罗珊与河中同属于一个国王,该国王驻于布哈拉。呼罗珊全境皆有此国王派遣的官员。边区的统治者名义上也服属萨曼朝的国王,但实际上是独立的君主,称为“边区都督”。作者把胡实健作为呼罗珊的一个地区,说该地区的君主是边区都督之一,并说呼罗珊的统治者是阿夫里顿的一个后裔(见本书第二十三章第 46 节)。这些表明,在 10 世纪时胡实健地区存在着一个独立的或半独立的王朝,而阿布勒·哈里斯·穆罕默德·伊本·阿赫默德正是这个王朝的一个国王。

关于胡实健地方的这个王朝,以往的作者有过一些叙述。如 11 世纪的历史学家乌特比说:“在萨曼王朝时期,胡实健地方属于法里功家

族统治,该族世代相传以至于今。”^①巴托尔德说:“(萨曼王朝的)官僚行政体系不能一律施行于王国的全境,有些省区仍然是处在其地方王朝的统治之下,有些地方王朝还是很古老的。如胡实健(法里功王朝)、哥疾宁(本地统治者,后为阿尔普特勤所废)等。”^②又说:“在9世纪和10世纪时,有一个法里功王朝统治着胡实健,后为哥疾宁王朝的马合木所灭。”^③当时,胡实健的法里功王朝是萨曼王朝的附庸,名义上似是萨曼王朝的一个省区,实际上是独立的,王统是世袭的。据马克狄西说,他们对萨曼王朝“只送礼物,而不纳贡赋”^④。

法里功王朝的起源,无可靠的史料以资考证,而关于这个王朝的历史记载又零碎不连贯,甚至不能缀集成文,以见其全貌。我们只知道,在伊斯兰教传入之前,该地的统治者称为“胡实健·胡达特”。法里功王朝同那些“胡达特”是否有什么渊源关系,尚不清楚。《世界境域志》的作者说胡实健的统治者是“阿夫里顿”的一个后裔,在另一处(第九章)又说中国的国王是“法里顿”的一个后裔,^⑤称为“法格富尔·伊·秦(意为中国的法格富尔)”。这是否表示,作者把自己的君主说成与中国国王同源,有攀附比大、抬高自己身价之意呢?

再从历史上考证,这也是出于一个古老民族的传说。据费多西的史诗《列王纪》所述,法里顿的儿子“土尔”(Tur)做了突厥和秦的君主,因此被称为土兰王(Turan Shah)或秦的王(Shah-i-chin)。在(伊朗历史学家)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和米儿咱·海答尔的《拉失德史》中,都曾援用这个神话传说,称中亚的突厥首领额弗拉昔雅卜是阿夫里顿的裔孙。直到近代,新疆在阿古柏入侵时期,叶尔羌城的一个维吾尔族的长官也称为阿夫里顿王。^⑥在印度、波斯及阿拉伯的传说中,也都说

① 《世界境域志》英译本,密诺尔斯基注解,第176页。

② 《巴托尔德文集》,俄文,第一卷,第292页。

③ 同上书,第130页。

④ 同上书,第292页。

⑤ 图曼斯基将“阿夫里顿”读为“阿夫里功”,后一读法如省去前面的元音,就可变成“法里功”了。但巴托尔德不同意这一读法,因“阿夫里顿”只能读为“法里顿”。

⑥ 包罗杰《阿古柏传》,1878年英文版,第98—99页。

木尔加布河流域的谋夫一带是远古时代的乐园,雅利安族的老家和人类的发源地。可见,作者说胡实健的国王是阿夫里顿的一个后裔,只是一种附会。

同样,在花刺子模,从公元3世纪起,就有一个阿夫里格王朝。^①后来,在公元996年这个王朝的政权被其敌人马孟夺去。可是马孟王朝也被错误地称为法里功王朝。胡实健的法里功王朝与其绝不相干。所以,胡实健这个王朝比较确实可考的历史,只能从阿布勒·哈里斯·穆罕默德之父阿赫默德算起。10世纪的阿拉伯文作者纳尔沙希(卒于348/959年)就说过,胡实健的统治者名叫阿赫默德·布·法里功。这位作者还说明,阿赫默德·布·法里功成为胡实健的异密是在公元9世纪的后期。乌特比的著作也没有说该王朝在萨曼王朝兴起之前就已存在。由此可见,胡实健的法里功王朝是在萨曼王朝时期产生的。乌特比说,法里功是一个确实存在的人,此人生活在9世纪萨曼王朝的早期。^②马克狄西提到距俺都准和距克尔基各一日程处,有一个堡垒名叫阿夫里功。据认为此堡之得名即与法里功这个人的活动有关。

关于胡实健法里功王朝的历史,我们只从一些有关的著作中知道如下若干零星事实:在公元9世纪最后的年代里,萨法尔王朝的统治者阿木尔·伊本·来斯同萨曼王朝伊斯迈耳·伊本·阿赫马的关系破裂了。阿木尔·伊本·来斯巩固了他在波斯的统治,阿拉伯哈里发被迫根据他的意愿行事。公元898年,在阿木尔·伊本·来斯的要求下,哈里发诏命废黜伊斯迈耳·伊本·阿赫马,任命阿木尔·伊本·来斯为河中的总管。后者在接受哈里发的任命后,曾要求胡实健的统治者阿赫默德·布·法里功服从。

① 王治来《中亚史纲》,第381页。

② 据密诺尔斯基对该王朝世系的考证:其首位国王为法里功,法里功之子为阿赫默德;阿赫默德之子为阿布勒·哈里斯·穆罕默德。阿布勒·哈里斯·穆罕默德有二子,一为阿布·纳斯尔·阿赫马,娶色布克特勤之女,另一子亦名法里功(?);又有二女,一为努赫·布·满速儿之妻,另一女为算端·马合木之妻。阿布·纳斯尔·阿赫马生子哈桑继位,一女嫁算端·马合木之子阿布·阿赫马·穆罕默德为妻。

阿布勒·哈里斯·穆罕默德·伊本·阿赫默德统治时期,是胡实健法里功王朝的鼎盛时期。他同萨曼王朝首领努赫·布·满速儿以及哥疾宁王朝的色布克特勤都保持着密切友好的关系。公元 993 年,努赫·布·满速儿进军呼罗珊,路过胡实健,阿布勒·哈里斯·穆罕默德·伊本·阿赫默德与之会合,并出兵相助。大约在这个时期,他又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哥疾宁王朝色布克特勤之子马合木,同时让自己的儿子阿布·纳斯尔娶了色布克特勤的一个女儿。

公元 997 年,色布克特勤死,阿布勒·哈里斯·穆罕默德·伊本·阿赫默德便在马合木同他的兄弟伊思美耳之间作调停。999 年,马合木将其俘虏的伊思美耳交给他看管。这是史料中最后一次提到阿布勒·哈里斯·穆罕默德·伊本·阿赫默德。

以上便是《世界境域志》一书产生的时代、环境和历史背景。

《世界境域志》是一个中亚作者用波斯文写的,他继承了穆斯林地理学的传统。从此书本身看,作者可能是一个官员兼学者(cabinet scholar),即一个书斋式的官员。他是否曾经旅行过,从此书的文字中看不出来。他的书是利用书籍和文献编辑而成,他自己就说,他的书是根据“先辈们的著作和圣人们的回忆录”写成的。在书中除提及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以外,他并未在任何地方对自己利用过的地理文献和资料来源作任何说明。

现据学者们的研究,他根据的作者主要有前面介绍过的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这从有关中国、胡济斯坦(Khuzistan)、拜占庭帝国、努比亚和苏丹的部分可以看到。由于哲汗尼将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资料编入了自己的书中,这些资料有可能是作者从哲汗尼处转引的。还有就是一些曾被伊本·鲁斯塔、巴克里、格尔德齐、奥非等人使用过的不为人知的著作。再是巴里希和伊斯塔赫里的著作,此书中的叙述有的地方与二者的文字都相似,关于印度河与地中海之间诸国的那几章实际上是伊斯塔赫里书的缩写。故二者无疑是此书作者最系统地利用过的重要资料。再就是马斯欧迪和哈马丹尼的著作中的资料,等等。总之,

《世界境域志》一书是反映了公元 10 世纪时穆斯林地理学的知识水平。他对世界的看法仍然是托勒密的“地心说”,虽未达到哥白尼“日心”体系学说的水平,但比“天圆地方”的看法已是前进了一大步。

该书涉及的地域范围仅是旧大陆,其范围东至太平洋(称为“东洋”),西至大西洋(称为“西洋”),南至印度洋(称为“大海”),中间包括地中海、黑海、里海和咸海,总共是七大海洋。至于后来发现的新大陆南、北美洲以及大洋洲,在当时人们是不知道的。旧大陆和新大陆之间以及欧、亚之间的交通,由于海洋的阻隔,几乎为不可能。故作者说:“(东洋中)不能行船,无人横渡过此海,无人知晓此海彼岸何在。人们可看到此海,却不能乘船横渡之,只能在离居住区不远的海域内航行。”^①由此可见,在中世纪以前,海洋上的交通是极为困难的,或几乎是不大可能的。

旧大陆的亚洲、欧洲和非洲,是由陆地连成一片的。在这个范围以内,早自旧石器时代以来,就在东西方的不同地区,如中国的黄河流域、西亚的两河流域、埃及的尼罗河流域以及印度等地,形成了几个最古老的文明中心。人类的几个文化系统在这几个地区分别发展起来。而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分工、交换和商业的扩展,上述不同地区的交往也就逐步建立和开展起来。古代东西方的商业贸易,从东方的中国,经过中亚,向西扩展到西亚、地中海、欧洲和非洲,向南扩展到印度。这条穿过中亚的古商道,被人们称为“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不但起到了东西方经济联系的作用,而且传播了文明,增多了人类的地理知识。《世界境域志》能够综合这么多地域的情况,是与东西交通所积累起来的地理知识不可分的。

《世界境域志》的发现者 Abul-Fadl Gulpayagani 认为此书是为一本地图学的序言或说明。其内容安排是先综述他所知道的世界的地域划分、海洋、岛屿、山脉、河流与沙漠。然后将世界按国家与地区分别叙

① 《世界境域志》,第二章第 4 节。

述,其次序是自东而西。第九章至第十一章讲中国、印度和吐蕃,第十二章至第十七章讲东南突厥诸部(九姓古思、样磨、黠戛斯、葛逻禄、炽俟、突骑施),第十八章至二十二章讲西北突厥诸部(基马克、古思、佩彻涅格、钦察、马吉伽里),第二十三章至第二十六章讲中亚的河中、呼罗珊及其边境地区,以后各章讲信德、伊朗各省、伊拉克、阿塞拜疆、亚美尼亚、阿拉伯、叙利亚、北非、西班牙、拜占庭,再又回到俄国及俄境的突厥部落(佩彻涅格、可萨等),最后讲东非、苏丹等地。叙述的方式是先交代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边境四至及其总的情况,然后介绍该国家或地区的各个城镇、省、区的地理、民族、物产、景物、风俗习惯等。

《世界境域志》是一部用波斯文写的地理学著作,其中使用的地名全都是伊朗语(或粟特语),所以大部分都与汉语的或其他语言的地名不同。比如:称长安为胡姆丹,称高昌为中国城(Chinanjath),四川的重庆(据说)^①被称为巴格舒尔(Baghshur),今新疆的叶尔羌、喀什噶尔河与阿克苏河等均有伊朗语的名称。中亚地区最初为伊朗语族的居地,存在着伊朗语的地名是理所当然的。但中国境内的一些地方也另有伊朗语(或粟特语的)名称,则足以表明古代丝绸之路上粟特人经商和移民活动的范围。在这方面,中亚史料是可互相印证的。

由于作者是胡实健地方人,而此书又是为了献给该地统治者阿布勒·哈里斯·穆罕默德·伊本·阿赫默德的,故此书用来写该地区的材料可能包括一些个人的经历,而不限于前人著作中的资料。这是该书的一个特点和优点。不过,在写呼罗珊以东的地方时,常将其方位搞错,如常把北方误为东北或东方。对穆斯林地理学家来说,这是一个普通的错误。

该书的第二个优点是其中包含了许多关于突厥人的资料,这在9—10世纪时的汉文史料和其他穆斯林地理学著作中是没有的。故俄国著名东方学家巴托尔德曾说:“(《世界境域志》)这部极为有趣的著

^① 《世界境域志》英译本,密诺尔斯基注解,第230页。

作的主要意义在于,它要比流传下来的阿拉伯地理学著作更为详细地谈到了突厥人的领地,并总的谈到中亚的非穆斯林地区。”^①因此,他认为此书是有着“最大的学术上的重要性”的。^②

但由于此书作者所根据的资料都是较早期的穆斯林地理学著作,如前述的塔明姆游记是属于9世纪二十年代,此外还有一种即米撒儿的游记^③则属于9世纪四十年代,故所述突厥诸部的情况也是较早期的。

公元8世纪以后,吐蕃称雄于中亚,但关于他们的历史材料也缺少,而此书第十一章却是专讲吐蕃的,在其他章节中也提到一些关于吐蕃的事。虽然有的材料所属的时代不明,但还是可从中了解到许多中文史料中没有的情况。

至于《世界境域志》对中国内地的记述,可以说完全是根据前人的记述和粟特商人的传闻。阿拉伯地理学家马斯欧迪就曾经说,他曾在巴里黑遇见一个老人,此人曾数次经陆路去中国旅行。他还知道在呼罗珊有另外一些人曾经由粟特地区去中国。在古代,从河中到中国沿路到处都有粟特商人的足迹和他们的居留地,他们无疑掌握了沿路的详情。这些情况,就是此书的资料来源。密诺尔斯基说:“中国一些城镇另有伊朗语(粟特语)的名称,这是后来穆斯林藉以获得关于中国的知识的渠道。”这也说明,中亚粟特商人足迹之所至到达了长江流域,这也是关于古代中国中外商业贸易和丝绸之路的有趣资料。

我们在研究历史中,比较欠缺的是将中外史料贯通起来和加以对比的方法,但在研究西域史时,却有着这方面的充足机会。例如,研究

① 《巴托尔德文集》,俄文,第一卷,第68页。

② 巴托尔德为本书写的序言,见英译本,第4页。

③ 米撒儿,全名是阿布·杜拉夫·米撒儿·伊本·穆罕默尔。关于此人之介绍,见亨利·玉耳《古代中国闻见录》第一卷(第138—140页)。张星娘将其译出,编入《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三册,题为《依宾麦哈黑尔之游记》。冯承钧译其名为米撒儿,见《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大食人米撒儿行纪中之西域部落》一文。冯家升等编《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册,第62页)译为慕黑尼。岑仲勉则译为依宾墨哈黑尔,见所著《中外史地考证》下册《误传的中国古王城与其水力利用》一文。《世界境域志》一书的作者可能利用过米撒儿游记。

本文涉及的公元9—10世纪的中亚时,就既有这里所说的《世界境域志》和各种穆斯林的著作(加上前述的《米撒儿行纪》),也有中文的后晋高居海的《于阗纪行》和宋王延德的《使高昌记》。米撒儿之东来,与高居海出使于阗的时间相近,而此书之写作又与宋王延德出使高昌同年。他们的记录应当是反映了同样的历史事实,为了准确了解当时的情况,我们应当将中西史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世界境域志》的抄本自发现和归图曼斯基所有后,这位东方学者因去波斯旅行和军务的变迁,未能立即将其发表,只是写了一篇题为《新发现的十世纪的波斯地理学家及其关于斯拉夫人和罗斯人的记载》的文章,发表在《俄国考古学会东方部丛刊》1896年第10卷(1897年印)上(第121—137页)。该文对此书的编撰和抄写年代、内容、目录等都作了介绍,并将书中谈及斯拉夫人和罗斯人部分的波斯文原文和俄译文印出,作了简短的注释。

经此书所有者的允许,此书抄本的照片于1894年被拿到圣彼得堡。俄国著名东方学家罗森教授(Baron. V. R. Rosen)将其全文抄了一份,以后此书的照片连同这份手抄本就一起被留在俄国科学院亚洲博物馆,图曼斯基慷慨地允许其他俄国学者利用此书的个别段落。因此,茹可夫斯基(V. A. Zhukovsky)才得以在他描写马雷省时,利用了此书有关Marv的段落。巴托尔德(V. V. Barthold)在其《关于对中亚进行科学考察的报告》(*Report on a Scientific Mission to Central Asia*, 1897)、《突厥斯坦》(*Turkestan*, 1900)、《突厥斯坦灌溉史》(*History of Irrigation in Turkestan*, 1914)等书以及有时在其他的书稿和文章中都曾大量引用此书。在图曼斯基死后,他发表了此书中讲到吐蕃(Tibet)的部分,并对讲Gilan的一章的内容作了概述。尽管如此,但在西欧对此书还是知之者甚少。许多讲述世界地理学史的著作,如美国普雷斯顿·詹姆斯著的《地理学思想史》一书,就未提及此书。

以后,就由巴托尔德负责此书的编辑发表事宜。到1930年3月,他已将此书的78页原文的图版及索引编好(没有译成俄文),并写了

一篇序言印出,但由于一些技术上的原因,此书的出版被拖延下来。不幸的是,巴托尔德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于1931年8月19日去世,现有的俄文本是以苏联科学院的名义编辑,在他死后出版的,标题为 *Худуд ал — алам. Рукопись Туманского. С введением и указателем В. Бартольда.*, Ленинград 1930。故在一般的俄文史学著作中都把此书称为 *Рукопись Туманского*(《图曼斯基手稿》)。

巴托尔德死后,英国伊朗学家密诺尔斯基即着手将此书译成英文。他花了六七年的工夫将《世界境域志》译出,并作了详博的解释,还编了索引。这个附有解释的英译本于1937年出了第一版。在密诺尔斯基于1966年3月25日去世后,又于1970年在伦敦出版了由博思沃斯编订的第二版。

我于1983年上半年在周锡娟的协助下根据密诺尔斯基的英译本将其译为汉文,但从那时至今已二十多年,迄未出版。而小周于1984年去美国留学并留在那里工作未归,我们也一直未能张罗此书的出版事宜。但学术界还是有出版该书的要求,因此,我又将原来的译本重作了一遍,其中的注都是节译的密诺尔斯基的原注。那些原注(commentary)分量很大,其内容主要是:1. 列举近代研究者的著作,以供参考;2. 考证此书作者写作所根据的阿拉伯与波斯作者的著作;3. 根据前人的著作和史料以考证此书作者叙述上的正误。所有这些对我们的研究当然是很有参考价值的。但考虑有些内容过于专门,其所引述的许多中世纪穆斯林著作很难找到,又非一般读者所需要,故我在这次翻译这些注释时略去其中概述的本书根据的原始资料和参考文献,只将密诺尔斯基考证的内容择要译出,以饗读者。注释中也有一部分是译者自己所作。限于水平,一定还有不足之处,望读者指正。如有更好的译本出来,是我至为盼望的。而这个拙译,只是聊胜于无罢了。